

孫元衡《赤嵌集》詩中的台灣風土

吳炳輝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人文藝術組

摘要

安徽桐城孫元衡，以貢生出身，於清康熙年間遷調台灣海防同知一職，滯台三年有餘，除留心地方政事外，並深入體察台灣風土民情，將目見耳聞之台灣經驗轉化為動人詩篇，其《赤嵌集》詩作，共收錄古典詩三百六十首，詩風雄奇奔放，用字奇澀險僻，常標新立異；內容則豐富廣泛，具「以詩証事」之特點，為清初台灣社會留下真實而珍貴之紀錄。

綜觀《赤嵌集》諸詩，作者深厚學養充分表露無遺，其長篇古體詩騰踔凌厲，近體詩歌則古雅典麗。其題材或抒懷；或贈答；或寫景；或紀事；或詠史；或遊仙，可謂詳實周備，而歌詠台灣風土一類作品尤其凸出，約一百三十首左右，佔全詩百分之四十之強，詩中對台灣山川民俗清楚勾勒，客觀呈現十八世紀初期台灣社會面貌，為研究台灣之重要文獻資料。

本文擬將《赤嵌集》諸詩一一詳閱，並篩選整理歸納，就有關描述台灣風土詩作加以分析研究，藉以瞭解孫元衡眼中的台灣多姿樣態。文中除先略述其生平事蹟外，包括所述及之台灣河海景觀、天然災害、花草禾木、鳥獸蟲魚、鄉野傳奇、自然美景或名勝古蹟，乃至原住民風俗及漢人節慶民俗等，皆逐項援引詩作加以論證說明。篇末並探討《赤嵌集》在台灣古典文學上之貢獻及價值。

關鍵詞：孫元衡、赤嵌集、黑水溝、海吼、紅夷劍、原住民、鄉愁文學。

The Formosan Folk Spirit Found in Sun yuan-heng's Chi-Kan Symposium

Ping-Huei Wu

Divi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Ming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un yuan-heng comes from An-hui Province, Ton-chen hsien. He was elected "Gon-sheng" and was transferred to Taiwan to his post as a bureaucrat at the Ocean-line Protection Bureau in Qing Dynasty, Kang-xi emperor's time. He stayed in Taiwan for at least over three years, which he spent majorly creating some of his most vivid poems depicting Taiwanese folks' ways of life, aside from fulfilling his official duties at the bureau. His Chi-Kan Symposium, totally 360 classical poems, were written in a rather creative if not exotic, style. He often chose to write in very rare words and phrases, giving his creations a touch of mystery and torrentious grandeur. His themes and topics were widely diverse. He was noted to write down contemporary events straight into the poems. And they sure all became the first precious documentaries of Taiwan during early Qing ruling period.

The Symposium shows Sun's scholarship to the fullest. His long-length ancient-motif poems are basically gothically colossal in images and words. His modern-motif poems are more modest in comparison. The range of motifs includes: lyricals, epistles, landscapings, documentaries, historicals, and expiditions. Among them, the motif that admires Taiwan folkways is one of the best of them. It includes 130 poems in total and spans over 40 percent of his total length of symposium. His literature on taiwan landscapes, mountains and rivers, folkways and lores,..... all objectively present to readers the untainted original flavor of Taiwn during early 18th century, and which of course became the valuable assets of the Taiwan documentary corpu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iscuss from the majority of the symposium, to classify and to file, the ones that especially dwell on taiwan folk spirit. In so doing we hope to see Taiwan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a literary poet. The research starts by listing Sun's biography, then goes on to introduce all his poetic motifs like: Taiwan stream and river landscapes, natural disasters, fauna and flora, folklores as well as legendaries,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 sites, and even the festivals of the aborigines and the Han people. The investigator tries his best to find allusions of the poems and the evidence thereof. The paper is ended by a lengthened discussion on the contribution and value of Sun's symposium to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 Sun yuan-heng, Chi-Kan Ji, the Black Ditch("Hei Shui Go"), Hai Ho, Hong-yi Sword, aboriginee, nostalgic literature

一、緒論

孫元衡，字湘南，祖籍安徽桐城，約生於清順治十二年左右，確切卒年不詳，少沉靜好書，精通六藝，耽於吟詠，性情剛直，以貢生身分出仕，曾任山東新城縣令、四川漢州知州兼攝綿州等職。康熙四十四年，調遷台灣海防同知¹，在台三年有餘，曾兼攝諸羅知縣，旋署理台灣府。適逢島內久旱成災，百姓為饑荒所苦，乃奏請蠲免賦稅三分之一，又令商船運米賑濟，抑制暴漲米價，更置「盪纓船」²以偵礁沙，嚴緝非法，使宵小收斂。在台極力提倡文教，捐俸興建諸羅文廟大殿及櫺星門，並建義學，置義學田，新建諸羅縣署³，其關心地方民瘼，施政績效堪稱卓著，至四十八年始調任山東東昌知府。

台灣自古為化外邊陲之地，中國歷代聲教所未及，禹貢職方所未納，至清代初期，其地大抵仍為榛莽草萊，缺乏文化氣息，大陸官員皆視其為安危叵測之蠻荒異域，更視奉調台灣如貶謫流放，孫元衡之心態亦不例外，故有「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銜命荷蘭國，峭帆截海腹」⁴之無奈感慨，亦有「美人一去投龍塞，猛士相將赴戰場」(登舟)之悲壯慷慨。但島國風光雄奇，風土人情迥異於中土內地，宦遊者既可開闊視野，見其所未見，聞其所未聞，又可能激發建功邊關、留名青史之豪情，所謂「茲遊豈不壯，

¹ 「台灣海防同知」初名「海防糧捕同知」，康熙三十五年後改稱「海防總捕同知」，至乾隆七年始更名為「台灣海防同知」。其官秩正五品，廳署設於台灣府治西定坊，其主要職務在稽查海口，重點包括：防止無照偷渡及違禁貨物管束等。見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之三《秩官志》。台北台灣銀行研究室，1960，頁522。

² 孫氏《抵台灣》詩曰：「鹿耳盪纓分左路」。原註曰：「鹿耳門港路紆迴，以英縛竹竿別深淺，名曰盪纓」。據此推知「盪纓船」應在於偵測航道深淺，以引導船隻通行。

³ 見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第三冊《諸羅文廟記》、《諸羅義學田記》及《新建諸羅縣署記》諸篇。台北中華書局。頁372、375及379。

⁴ 為卷一之第一首詩，其詩題曰：「除台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本文所引詩句皆出

靈異如可通」(初春雜詠之三)、「不踐滄溟外，焉知天宇寬，不逢絕域春，焉知遠別難？」(初春雜詠之四)，正是孫元衡心境轉折之寫照。

孫氏在台期間，本著勸風俗、興教化之職志，結合自身學養，將數年台灣經驗轉化為詩歌篇章，寫成《赤嵌集》詩集，按年分卷，計分四卷，卷一為康熙乙酉之作，共七十九首；卷二收丙戌作品，共錄九十五首；卷三為丁亥之作，凡九十五首；卷四收戊子年所作，為九十一首，總輯詩歌三百六十篇。名家王漁洋加以評點，詩集前附虞山蔣陳錫及梁鄒張實居二人序文，末附趙沈壘跋文一篇。有關詩集之命名，乃「赤嵌集者，湘南使君宦台灣而作；其地有赤嵌城，因取以名集」。詩集之內容，所謂「詩人所至，閱歲歷時，目覽耳聞，皆歸篇什，使其山川、人物、飲食、方隅以及草木、禽魚，無不吐其靈異而發其光華」。其價值則在於「其詩詠山川則指示要害，詠風俗則意在移易，詠民物則志弘胞與，詩歌而通於政事矣」、「凡山川、風俗、民物皆典策所未載，前聖所未聞」、「不祇可以侈一統無外之勝，抑以廣天下後世之間見，使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⁵。

懷著「似逋還似謫」的心情，孫元衡橫越波濤險阻，渡台任職履新，鄉愁煎熬加上環境陌生難適，不免產生「一身絕國真逢鬼，萬里滄溟浪憶家。最笑青衫白司馬，九江便道是天涯」(戲成示客)的自嘲。但人生際遇難料，禍福相倚，吉凶轉化，台灣萬千景象成為詩人取之不竭的創作題材，其以凝煉筆法，盡情發抒胸中之奇，奮力描寫海國風物，所著《赤嵌集》或詠台灣風情、或抒懷、或贈答酬酢、或寫景、或紀事，或詠史等，使古典漢詩在台灣土地開出奇花異果，並深刻勾勒康熙年間台灣社會面向，成為清初中土人士初步認識台灣的最佳紀錄。故王漁洋讚其「跌宕英奇，造物將以湘南此行補張融木華所不逮」、「官彼土者不可不知，采風者不可不錄」。連橫則稱其「為台灣詩界別開生面，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也」。

有關《赤嵌集》諸篇，其中風土類作品達一百三十餘首，對當時台灣風土人情有詳盡描述，包括河海景觀、海島天候、史蹟勝境、花草禾木、鳥獸蟲魚、鄉野傳奇、漢人生活及原住民俗等項，本文擬一一加以分析討論。

二、台灣河海氣勢 奪魂懾魄

台灣孤懸於中國東南海上，洪濤巨浪，變幻莫測，往昔航運不發達，渡海工具主要為布帆船，清初官方設定渡台航線為：廈門---澎湖---鹿耳門，若船行順利，則廈門至澎湖水程需七更，澎湖至鹿耳門則需五更⁶，然稍有不慎，必遭滅頂海葬，故「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勸君且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⁷之俗諺，已道出渡台之艱難。其次，台灣島內溪流短淺，水流湍急，河水含沙量高，降雨驟至時，水位暴漲，屬「荒溪型」河流，成為台灣南北交通之危險障礙。孫元衡宦台之時，對台灣河海經驗印象

自孫元衡《赤嵌集》。台灣文獻叢刊第10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⁵ 所引皆見《赤嵌集》張實居及蔣陳錫所撰序文。

⁶ 孫氏《抵台灣》詩曰：「眼明象外三千界，腸轉人間十二更」。原註曰：「渡海以更紀程，自廈至臺計十二更」。乾隆年間，董天工《臺海見聞錄》「山川」條曰：「廈門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約六十里為一更。往來船隻，以澎湖為關津」。

⁷ 為敘述早期客籍移民渡臺悲情之山歌詩，作者不詳，原文：「勸君且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收入黃榮洛《渡臺悲歌》。台北臺原出版社，1989，頁24-51。

深刻，心存敬畏與恐懼，並為其奪魂攝魄氣勢寫下篇章。

孫氏在廈門之時，因風向不定，舟船停滯不發，經十日等待，終於順利登舟渡海，未抵澎湖之前卻不幸遭遇颶風，其驚恐莫名，與風濤搏鬥，倖而死裡逃生之慘狀，曾以長篇古詩敘述，其詩題：「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全詩共四十句，每句七言，詩中大量使用中國古代神話典故，以艱澀詞藻極力鋪陳，營造驟遇風浪之險惡驚悚。該詩描述：渡海初時月色垂照，海面波光如萬頃琉璃，瞬間海濤狂怒，似海怪飄舞，風浪巨響若金戈鐵甲擊鼓齊鳴，令人震耳欲裂，隨行僮僕暈船嘔吐，船伏筋疲力盡，浪鋒高過船頭，船上乘客衣裳濺溼，狼狽不堪半人半鬼，故有「悔不脫殼為鳧鷖」遐想。此次渡海經驗是孫氏揮之不去之夢魘，王漁洋評此詩：「洞心駭目，字字挾海外風濤之氣」。

「黑水溝」是孫氏渡台之另一河海體驗，台澎間之海域，因洋流強勁，海洋地形深淺驟變，洋面由寬變窄，急速水流形成漩渦，波濤洶湧而危及船行。清康熙卅六年，至北台灣採硫磺之郁永河曾歎曰：「台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南流，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⁸。「黑水溝」又稱「橫洋」、「落漈」或「黑洋」，孫元衡對其有深刻描寫，其〈黑水溝〉一詩序曰：「大海洪波，實分順逆；凡適他國，悉循勢以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廣百餘里，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其詩曰：「氣勢不容陳茂罵，奔騰難著謝安吟。十洲遍歷橫洋險，百谷同歸若水沉。黔浪隱櫓天在日，神光湧耀日當心。方知渾沌無終極，不省人間變古今」。該詩妙於用典，將黑水溝海域之凶險刻劃入微。

其次，安平鎮位於台江內海之外，其南有七座沙洲相連，俗稱「七鯤身」，其北為北線尾鹿耳門，係進出內海之主要航道。安平海吼氣勢澎湃，俗稱「鯤身響」。連雅堂〈〈台灣詩乘〉〉載：「安平海吼，為天下奇。自夏徂秋，厥聲迴薄。以其在南，謂之『南吼』。小吼如擊花鼓，點點作撒豆聲，乍近乍遠，若斷若續；大吼如萬馬奔突，如眾鼓齊鳴，如三峽崩流，如千鼎共沸，遠聞二三十里，日夜罔息」。孫氏對安平海吼之震懾有詩為證，其〈海吼〉一詩共四十句，每句七言，以「戰勝轟千軸」、「山摧熊虎號」比擬其雷霆萬鈞氣勢，並以「使我耳聾心轟轟」形容其駭人巨響。另「抵台灣」一詩有「山勢北盤烏鬼渡，潮聲南吼赤嵌城」之描寫。而「七里風濤萬疊愁，歸來不道小瀛洲。流雲過影身搖動，空語無聲耳唧啾」⁹之詩句，其詩題：「自安平鎮風中返棹，波濤甚惡，歸臥竟日而心猶悸，作詩自嘲」。由此可知安平波濤吞吐氣勢。可惜滄海桑田，台江內海已淤積為陸地，海吼奇景只能從詩中想像。

孫氏對台灣河流之觀察，其詩中多有著墨，如「雲蓋山低應到海，沙奔水亂各成河」（西螺北行）、「港水西流急，山雲向北多」（宿茅港）、「龜佛山前八掌舒」（諸羅縣即事）等。而〈吼尾溪〉一詩，對台灣溪流之急湍難渡，有極清楚描繪。該詩二十四句，每句為七言，詩題有註曰「水似無定河」，用以說明該溪水流量之不定，以「水迴沙走不敢立，停留頃刻身蹉跎」強調渡河時之裹足不前，最後乘轎強渡，此時「今乘筍輿仗人力，諸蕃火伴來奔波。虯螭罔象競擊捧，爬沙百腳工騰那。昔不動顏今股栗，織愁編臆紛干

⁸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台灣銀行研究室。1959，頁 5-6。有關「黑水溝」之描述，薛志亮〈〈續修台灣縣志〉〉卷一、周璽〈〈彰化縣志〉〉卷一「海道」項皆有詳論。

梭」。意謂坐竹轎過河時，由多位番民扛抬而行，眾人手忙腳亂，孫元衡則畏懼戰慄。吼尾溪即虎尾溪，源於南投水沙連，至斗六門分虎尾、東螺、西螺三條溪，據周鍾瑄〈〈諸羅縣志〉〉所載：「虎尾東西二螺，水濁而迅急，泥沙滾滾；人馬牛車渡此需疾行，稍緩則有沒腹埋輪之患。夏秋水漲，有竟月不能渡者；被溺最多」。可見該溪昔時的確懾人魂魄。

有關台灣溪河之急湍險流，孫氏詩歌描寫傳神，後來文人以此為藍本，島內水路之艱難成為賦詩吟詠題材之一，其中又以下淡水溪、灣裡溪、二贊行溪¹⁰及大甲溪出現頻率最高。

三、台灣天然災變 發生頻仍

天災與地理環境相關。台灣「僻在東南隅，地勢最下，去中州最遠，故氣候與內地每不相同」¹¹。其特徵為風強、溫高及雨量多而集中；因降雨分布不均，乾季時易造成旱荒；另夏秋之際，強烈熱帶氣旋形成颱風，常挾帶急風暴雨，致毀屋傷人。而台灣地處歐亞及太平洋板塊交界處，地震災變頻仍。其次，清初台灣尚未完全開發，瘴癘之氣瀰漫，對人畜生命造成威脅。孫氏對台灣災變之觀察，於詩中屢有提及，茲分述如下：

(一)、康熙四十四年台灣大旱，其〈苦熱行〉詩曰：「---頭痛山南天毒西，片月當中墮黑影。牽牛脫軛河漢枯，織女停梭空引頸---」。詩中以「河漢枯」比擬旱災慘狀，以「天毒西」道盡豔陽之毒辣。另有〈夏旱〉詩曰：「維南新闢地，驚鳥乍安枝。四面環窮海，千山距島夷。宦情聊復爾，天意竟何知。豈為憂寒餓，含情告雨師」。又〈秋旱〉詩曰：「驕亢入秋天，村中乏井泉。鬥潮風乍起，厄雨電爭先。日御翻黃霧，雲峰化紫煙。何當歸老眼，吾道已堪憐」。全台苦旱缺水，孫氏身為地方父母官，實感同身受，除默禱上蒼庇佑外，曾奏請准予蠲免百姓稅賦，又建壇祈雨，其〈禱雨篇〉詩曰：「---建壇十丈赤嵌邊，維南有箕北有斗。蹶張武人生怒嘖，鞭撻頭陀咒鬼神。焚巫暴虐古所戒，此豈有力回天津。---祀山斬木誣百靈，及時省過戶且扁。殮瘞收骨平厥刑，怨懟驕蹇兩不形。肥遺自死人自寧，周官荒政還當銘」。詩中充滿神怪色彩，雖對迷信祈雨儀式不表讚同，但基於人道考量，流露悲天憫人情懷，注入人間吶喊，強調為政者要反躬自省，方是真正解決災變問題之道。

(二)、關於風災，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一「風信」項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颶。颶常驟發，颶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颶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俗稱為九降風。間或有颶，則驟至如春颶」。故知颶風與颶風同性質，僅強弱不同，九降風為季風，因在九月，常雜有颶風，其威力亦大。

風災破壞力驚人，所謂「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夜臥聞草樹聲與海濤聲，澎湃震耳，屋漏如頃」、「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萬山崩流並下，泛濫四溢」¹²等，此颶風印象台灣民眾並不陌生。孫氏來自中土，對島上強風感到驚訝，其〈秋日雜詩〉詩曰：「挾風麒麟颶」，原註曰：「海風有名麒麟暴者，

⁹ 「小瀛洲」即安平鎮。其詩原註曰：「安平在水中，距郡七里，余常以小瀛洲稱之」。

¹⁰ 「下淡水溪」即今「高屏溪」；「灣裡溪」即今「曾文溪」；「二贊行溪」即今「二仁溪」。

¹¹ 見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之一「氣候」，又言臺灣氣候「熱多於寒」、「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春頻旱，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1-12。

¹²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44種，台灣銀行研究室，1959。

風中有火，數年間作，竹樹咸焦」。另〈颶風歌〉一詩，共八十四句，句子長短參差，文詞罕見怪異，全詩以虛妄神話及奇想鋪陳，寫颶風、麒麟颶產生前之徵兆，並誇飾風起雲湧，天地翻騰顛盪之景象。狂風肆虐之時，海陸氣象萬千，卻顯陰森險怪氣氛，詩人筆觸恢弘，用典精確，將颶風奇景入詩，充滿跌宕變化之氣韻，故王漁洋評：「極天地之怪奇」。

(三)、據統計顯示，台灣每年發生有感地震三百二十七次，無感地震一千餘次，平均每天有四次地震出現¹³。孫氏在台曾經歷地震之發生，其〈述懷三十韻〉詩曰：「秋冬風則盲，春夏地屢震。滌滌俯山川，嗷嗷歎饑饉」，已點明地震之頻繁。另〈暑中書所歷〉詩曰：「羈愁島嶼倍關山，浮世何由駐好顏？日月總如行水上，晦明不似在人間。地能簸蕩沙能沸，風最顛狂雨最慳。填委簿書當溽暑，投荒偏未許投閒」。本詩寫羈旅鄉愁，島上的風雨及地震，讓孫氏難以適應。地震毫無預警，一旦發生可能相當強烈，所謂「地能簸蕩沙能沸」，原註曰：「歲屢地震」。寫地震天搖地動及山崩土裂之狀，極具逼真效果。

據文獻記載，台灣在康熙年間曾發生六次大地震，民宅倒塌無數，百姓多有傷亡，孫氏所遇地震可能規模較小，故未有詳實記錄。

(四)、瘴癘與氣候有關。整體而言，台灣雨量充沛，林木蔥鬱，霧山雲海。在洪荒未闢之時，呈現蠻煙瘴雨景象，郁永河至北台灣採硫磺時，其描述台郡為「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人至即病」。稍後蔣毓英撰〈〈台灣府志〉〉卷一「氣候」條謂：「及晡鬱熱，入夜寒涼，冷熱失宜，又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煙瘴愈厲，人民鮮至」。可見瘴毒會傳播傳染病，對人畜生命造成威脅。

孫氏詩中對瘴癘頗多敘述，如「香瘴潛浮桂」(中秋夜對月)、「瘴癘潛銷融」(初春雜詠八首之三)、「瘴氣潛聞花放後」(居赤嵌一載矣，計日有感)、「瘴雨蠻煙夢有無」(暮春即事)、「瘴雲深不動」(雨)、「瘴煙作崇香先到」(野宿)、「夜戶瘴難開」(戲成)、「蠻煙瘴雨何滋味」(草堂漫興)、「瘴山淺歷瘴雲深」(病中四首之二)、「瘴雲潑墨幾時開」(大武郡登高)---等，似乎瘴氣無所不在。其〈瘴氣山水歌〉一詩，對山水瘴氣尤其言之甚詳。該詩二十句，為七言古體詩，詩中以黑暗枯乾煤塊比擬山中瘴氣毒霧，經日曬風吹仍恆久不散，瘴癘之地成為罪犯流放之所，瘴毒是死亡代名詞。對台灣瘴氣之怖懼，詩中表露無遺，詩末以梅摯〈瘴說〉典故為喻¹⁴，強調為政者應以民為本。

瘴癘是台灣早期天災之一，常是外來人士水土不服之主因。如今物換星移，先民筆路藍縷之餘，海島已成沃土，瘴氣之惡，僅能從詩境中去憑空想像而已。

四、台灣草木蟲魚 異於中土

地理環境不同，地表生物也各有差異。台灣土壤肥沃，氣候濕熱，花草樹木與鳥獸蟲魚皆呈現多樣性，加上漢人、荷蘭人及西班牙人的遷入，除本土原生物種外，亦有外來種的移植，整體生態豐富多采。

¹³ 見方豪〈二十世紀以前臺灣地震紀錄彙考〉，收入〈〈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頁155。

¹⁴ 梅摯〈瘴說〉提到五瘴，其文曰：「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政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材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穀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孫氏對台灣風物觀察深入，其《赤嵌集》詩作三百餘首，若仔細分析整理，所述及花鳥蟲魚竟達七十餘種，包括鳥禽類：鷗、伯勞、雉、鷓鴣、倒掛鳥、鳩、雀、燕、鴿、雞、鵝及鴨；魚蝦類：翠蟹、鯊魚、鯨、鱔、新婦啼、飛藉魚、鸚哥魚、海翁及海龍；走獸類：牛、狗、羊、鹿、豹、獾及狨猴；蟲類：守宮、蟾蜍、蜜蜂、蠍、蟋蟀、蚊、蟻及蝴蝶；花木類：荔枝、芭蕉、三友花、茉莉、薊竹、扶桑、桂樹、檳榔、迎年菊、石榴、菅芒、文旦柚、桃榔、羨子、茄苳木、柃、榕、含羞草、波羅蜜、鳳梨、樹蘭、香果、鐵樹、茉莉、消息花、蝴蝶花樹、曇花、梅、紅繡毯、月下香、葵、槿及茶；農作類：西瓜、甘蔗、芋、稻、麥及蕃薯。台灣各種物產，幾已蒐羅殆盡。

對於台灣特有物種，詩中皆加註以凸顯其特殊性，僅分項說明如下：

(一)、鳥禽類方面，詩曰：「文禽懸羽息」(秋日雜詩之十五)。註曰：「俗名倒掛鳥」。此鳥為台灣極具特色之飛禽，其「亦名小鸚哥，似鸚鵡而小。羽毛鮮明紅綠相間。緣枝循行，喙如鉤，足短、爪長，性好倒掛，夜睡亦然，種出自東洋呂宋國¹⁵。」；另詩曰：「晴雨綠鳴知」(秋日雜詩之十八)。註曰：「羽毛鮮豔」。昆蟲類部份，詩曰：「守宮軋草蟲鳴」(病後書懷寄滌岫)。原註：「蜥蜴能鳴，聲大如雀。」；又詩曰：「爭雄蜥蜴鳴」(秋日雜詩 十五)。註曰：「聲大如鶻」；另詩曰：「守拙蠍蟄隱」(秋日雜詩之十五)。原註曰：「蛛不張網」。上述鳥棲枝時倒掛，蜥蜴鳴聲如鳥啼¹⁶，蜘蛛竟不結網，此實中土罕見，為台灣獨有現象。

(二)、有關於魚蝦類，詩曰：「翠蟹胎魚堪入饌」(抵澎湖澳)。其註曰：「海蟹翠色，沙魚胎生」；又詩曰：「海熟上潮魚」(秋日雜詩之十三)。原註曰：「歲有海魚，逆潮而上，謂之海熟」；另詩曰：「沙蟹寄螺生」(秋日雜詩之十五)。註曰：「蟹生螺殼中」；又詩云：「虎鯊鬼蟹紛無數」(漁家口號)。原註曰：「虎鯊背有斑文，鬼蟹狀如傀儡」。至於《新婦啼》、《飛藉魚》及《鸚哥魚》三詩，其分註曰：「魚名。狀本鮮肥，熟則拳縮，意取新婦未諳，恐被姑責也。」、「疑是沙燕所化，兩翼尚存，漁人伺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中，甚至舟力不勝，滅燈以避。」、「鳥嘴、紅色、週身皆綠」。皆強調台灣魚蟹之特點。

台灣野生動物中，以梅花鹿數量最大，所謂「一島三千麋鹿場，甡甡出谷如牛羊。臺山不出白額虎，族類無憂牙爪傷」(巨蛇吞鹿歌)是也。台灣因不產老虎，沒有天敵威脅，成為巨大麋鹿場，出現「海山宜鹿，依於樸楸，虞虞呦呦，群行野伏」(裸人叢笑篇之九)之奇觀。由於鹿種經濟價值頗高，番民又抹鹿脂以去邪穢，故大量獵殺，漢人治台後，甚且成為繳納稅餉之物，造成「蕃虞諸將，所獲悉委社商，鹿為惟利蹄腸一飽而已」景況。其次，詩曰：「山荒朝獵豹，田熟夜防獾」(秋日雜詩之六)、「狨猴非遠憂」(村居雜詩之一)，說明台灣有雲豹、獾、山豬等野獸，因經常傷害田稼，成為獵人狩獵對象。

牛為另一重要獸類，據傳台灣本地不產牛，由荷蘭人引進野放而繁衍¹⁷。詩曰：「蘋苗由鹿喜，蔗葉

¹⁵ 見《臺海采風圖》，收入六居魯《番社采風圖考》，台北臺灣銀行研究室，1961，頁44。

¹⁶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八「物產」謂此物「似蛇，身扁，四足，長五、六寸」。又引許慎《說文解字》解釋曰：「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蛇，守宮也」。換言之，蜥蜴非臺灣獨有，其特點在於台灣蜥蜴善鳴，且鳴聲宏亮。

¹⁷ 如陳第《東番記》謂：「無馬、驢、牛、羊、鵝、鴨」。該篇收入《閩海贈言》。台灣文獻叢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26。另《台灣歷史閱覽》謂：「荷蘭東印度公司並且從印度輸入一二頭牛，以便耕種。並且在南邊和北邊，設立兩個「牛頭司」機構，負責畜牲之飼養與繁殖」。李筱峰、劉峰松合著，自立晚報出版，1997，頁46。

野牛馴」(秋日雜詩之十)。原註曰：「山有野牛，網而繫之，馴以蕉葉」。牛經馴服後用途甚廣，可犁田、拖車及坐騎，成為全台主要獸力來源，詩云：「叱牛帶雨晚來急」(茄留社)、「初行牛力短」(宿茅港)、「西偏估舶就牛車」(諸羅縣即事)。言明或叱牛犁田，或騎犢郊遊，或牛車夜行，皆呈現其特殊景觀。

(三)、台灣花木與農作物，凡意義特殊或異於中土者，孫氏皆以詩抒詠，並加註說明。如〈詠三友花〉詩，其註曰：「土人稱蕃茉莉，又稱蕃梔子，或稱葉上花」、「蕊似木筆而小」、「葉有文如繡」、「一枝必三四朵，若相友云」；〈詠佛桑花〉詩曰：「眼明五月朱榴火，淚灑一春紅杜鵑」。加註曰：「亦名扶桑」、「四季常開」。次外，詠消息花則謂：「花色黃，形如治耳器」；詠羨子則曰：「俗稱蕃蒜，其味酸甘」、「其種云自佛國傳來」，羨子即土芒果是也¹⁸；詠茄苳樹則謂：「海外良材」；詠柎則曰：「柎始生，其榦十圍，裂地而出」；詠含羞草則註曰：「葉生細齒，撓之則羞，如含羞狀，故名」；詠波羅蜜則曰：「狀如如來頂，中分十數房，似蓮瓣抱生，其色黃，其味甘；房各一實，其色白，煮食似栗」；詠鳳梨則註曰：「通體成章抱榦而生，葉自頂出，森若鳳尾，其色澹黃，其味酸甘」；詠曇花則註曰：「葉叢生如帶，闊五寸許，傍生方筵著花，高五尺許，花色純紫，在法華寺僧家，言是西方小本」；詠月下香則曰：「葉似鹿蔥，其花白，夜有奇香，晝則斂」。

另有荊桐與檳榔，有〈荊桐花〉詩曰：「春色燒空白海涯，柳營繞遍到山家。崑崙霞吐千層豔，華嶽蓮開十丈花」、「百朵紅蕉簇一枝，偶然著葉也相宜。煙籠絳羽鸚歌舞，信是春城火樹花」。詩註曰：「雲南稱為鸚歌花」、「色紅如火，環繞營署，春仲始花，一望無際，實為台郡大觀，故稱荊桐城」。荊桐色紅豔，故以「燒」、「火」比喻，清初台灣郡四周環以荊桐紅花，乃雅稱「荊桐城」。又〈秋日雜詩〉詩曰：「忘年驚髮變，改歲待花開」。其註曰：「蕃人不記年歲，髮白驚老」、「不知四時，見野花盛開，經使樹藝」。可知番民不知年歲，以荊桐花開紀年。另〈食檳榔有感〉詩曰：「竹節稜根自一叢，連林椰子判雌雄。醉醒饑飽渾無賴，未必於人有四功。」、「扶留籐脆香能久，古賁灰勻色更嬌。人到稱翁休更食，衰顏無處著紅潮」。詩謂檳榔需與椰樹間栽，否則開花不結實，其於人類食衣住行未必有用，若夾老藤共食，則體溫上升，可祛除瘴毒。

農作物方面，其〈田家〉詩曰：「田洋惟待澤，稻耗不須芟。香粒大於豆，蒲囊小作函」。原註：「俗稱平田曰洋。凡新集之民，不治水源，惟待雨澤，不治荒穢，聽其自生；然地氣恆暖時有收穫」。換言之，台灣稻米有種必穫，耕作時常不灌溉、不除草，屬「看天田」性質，惟氣候土質佳，故米粒特大。另芋頭為原作物，曾為原住民主食之一，其〈茄留社〉詩曰：「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詩中描寫番民種芋情形。至於「預薯」一項，又稱「地瓜」、「甘薯」、「蕃薯」或「文來瓜」，為外來物種，因味甘美，孫氏對其讚譽有加，詩曰「嫩綠文來預薯熟，甘香絕勝稻糧謀」(自適)、「海邦有山預，名曰文來瓜。嫩綠含松粉，甘香勝胡麻」(放懷之二)、「餘糧文預好」(田家)。直言蕃薯之甘香，且「可代餐飯」，成為主食，其移自文來國，屬南洋地帶之農作物。

¹⁸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卉」項之「番羨」條曰：「番羨有有有三種：香羨為上，肉羨、木羨亞之。種自荷蘭。樹高大可陰，花微白，實如豬腰，皮綠肉黃，五月熟，味酸甘，臺產也。韻書、字典無羨字，山海經、草木諸書未詳其物。切片醃久曰「蓬萊醬」。台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台灣銀行研究室，1962，頁 51。按「羨」應即今所謂「土芒果」是也。

五、台灣鄉野傳奇 浪漫神秘

台灣因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遠望雲嵐疊嶂，景象虛無飄渺，經年籠罩著神秘面紗。對中土人士而言，台灣印象始終是模糊的，秦漢方士甚且疑為仙人所居¹⁹，歷代有關台灣之描述，其間夾雜頗多誌異怪談，近乎荒謬之傳聞充滿浪漫神奇，為台灣土地憑添不少詭譎氣氛。綜觀孫氏《赤嵌集》諸詩，有一類為「遊仙詠史」性質，其內容為鄉野傳奇怪聞，具有綺麗神幻色彩，茲整理說明如下：

(一)、紅夷神劍：其《紅夷劍》長詩，共三十四句，為七言古詩，詩中歌頌紅夷神劍氣象萬千，與台灣古老傳說相結合，充滿歷史緬懷。有關紅夷劍故事，可能是「劍潭夜光」情節之轉化。劍潭位於北台灣基隆河附近，其傳說有「荷人插劍」、「荷人遺劍」、「鄭氏擲劍」及「鄭氏墜劍」四種版本。或曰：「劍潭在淡水大浪泵二里許，番划舢舨以入，水甚闊，有樹名茄苳，高聳障天，大可以數人抱，峙於潭畔。相傳荷人插劍於樹，生皮合劍在內，因以得名」。另《淡水廳志》曰：「劍潭深數十丈，澄澈可鑑。潮長則南畔東流而北畔西退，潮落則南畔西退而北畔東流。每黑夜或風雨時，輒有紅光燭天，相傳：『底有荷人古劍，故氣上騰也』」。至於民間盛傳，鄭成功北伐之時，官兵將渡河，潭底千年魚精興波作浪，故部隊不能渡，鄭成功乃拔劍除妖，後劍留潭底，每逢月晦或風雨之夕，則迸放豪光。而「墜劍」之說，則謂鄭成功與「生番」作戰之時，誤墜寶劍於潭底，歷久通靈，而直放異光。有關神劍傳說²⁰，台灣方志文獻多有記載，孫氏將此題材入詩，渲染鄉野奇譚之浪漫。

(二)、巨蛇吞鹿：昔時台灣野生動物蕃衍，遠在鄭氏驅荷治台之前，有關巨蟒傳說，早已繪聲繪影，傳諸久遠。明末遺臣盧若騰雖未履台²¹，其所撰《長蛇篇》一詩，已足讓人怵目驚心，詩曰：「人馬不能盈其吻，牛車安足礙其肱，鎧甲劍矛諸銅鐵，嚼之糜碎似兔獐」。謂此蛇長百尋長，張口可吞人馬，盔甲兵器皆嚼之糜爛，可見其巨大。孫元衡據此傳說，寫下《巨蛇吞鹿歌》一詩，詩曰：「野有修蛇大於斗，颯颯草木腥風走。氣騰火燄噴黃雲，八尺斑龍入巨口。---獐蕃駭獸不相賊，奔竄林莽爭逃鉤。---爾鹿爾鹿甚微細，此蛇得之應未飽」。詩註曰：「相傳即鉤蛇，能以尾取物」。本詩謂巨蛇出現，草木俱響，走獸爭相逃避，糜鹿在其眼中僅是細微之物而已。

文獻有關台灣巨蛇之記載頗多，如「修蛇乃出蹠，不覺心怖」、「蝮蛇瘻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酣聲如牛，力可吞鹿」²²、「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鉤蛇，能以尾取物」²³。而何澂《台灣雜詠》詩有「巨蟒何來竟噉人」之句，其註曰：「昔有海舟至雞籠山後，得一山暫泊；舟中四人登岸，見異類蛇首豸

¹⁹ 如連橫《台灣通史》卷一「開闢紀」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蓬萊、方丈為日本、琉球，而臺灣則瀛洲也。語雖鑿空，言頗近理。蓋以是時航術未精，又少探險海外，飄渺虛無，疑為僊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1。

²⁰ 有關台北「劍潭」相關傳說，詳見林衡道《鯤島探源》第七冊，楊鴻博整理，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頁1418-1419。

²¹ 據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諸老列傳」載：盧若騰，字閑之，號牧洲，福建同安金門人氏，明崇禎八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招討大將軍鄭成功開府思明之時，招徠遺老，若騰依之，被禮為上賓，軍國大事，時諮問焉。永曆十八年春，乘舟入臺，至澎湖而疾作，遂寓於太武山下，臨終命題其墓曰：「有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後遷葬於金門，一生著述頗豐，其金門故居與古墓皆尚存，並經核定為國家古蹟。

²² 同註12。

²³ 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八「物產」二「蟲魚」之「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325。

獐，飛奔而至，攫一人噉之；餘三人身佩雄黃得免」。由此可知台灣巨蟒之傳聞頗廣，而孫氏「巨蛇吞鹿」之說，常為後來志書或文士詩作所本。

(三)、龍涎香：此物又名「龍藻」、「龍復香」，其取自抹香鯨之腸胃，乃鯨魚捕食大烏賊或墨魚後，其喙骨與分泌物在鯨腸胃內凝成固體，含有膽固醇、脂肪及苯甲酸等成分。中醫用於化痰、散結、利氣、活血、益精髓、助腸道等治療。孫氏〈秋日雜詩〉二十首之四有「伏火從山鬼，驚濤駕海翁」之句，另〈聽海客言，寄嘲北莊友人〉詩曰：「貪挹龍涎乘莽葛，競誇墨豹逐蜂蠻」。據董天工〈〈台海見聞錄〉〉載：「海翁魚，大者約三四千斤，小者亦千餘斤。口中涎沫常自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蕃每取之，假作龍涎香以賈利」。又〈〈台灣通志〉〉曰：「海翁，大能吞舟，浮於水面，黑如牛背，俗謂海翁現，則大風將雨。鯨魚，俗呼海翁，長數百丈，虎口蝦尾，皮生沙，刀箭不能入，大者數萬斤」。可知海翁即鯨魚²⁴，原住民為取其涎沫，常冒險乘獨木舟前往。

鯨魚為海上龐然大物，中土人士實所罕見，龍涎香在醫界泛稱為「龍的口水」，言其珍貴難得，再加上鄭成功與鯨鯢相關之出生傳說²⁵，「龍涎香」傳奇遂經常出現在台灣文獻中。

(四)、金銀礦山：此傳說以台灣海盜故事為題材。詩曰：「道是求仙歷艱難，半思半涉半躋攀。千條岐路迷銀礦，一片晴雲想玉山」。原註曰：「言有銀山，昔人求之，得入，薄有所取，累日不得歸路，乃棄金記路而返，急喚伴侶偕往，舊徑又迷惑矣」。詩中奇譚似與林道乾有關，據〈〈台灣志略〉〉所載：「埋金山，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遁入臺艦舟打鼓山港。相傳其妹埋金山上，時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若懷歸則迷路不得出，疑有山靈呵護」。又曰：「銀山有礦，產銀又有積鏹，皆大錠，不知何時所藏。曾有兩人入山取之資用，後挽牛車至其地，恣取滿車，迷路不能出，盡棄之，乃得歸，旋亦失其故道，不能復入」²⁶。

埋金山或稱打鼓山、打狗山，位於台灣南部，有關埋金傳說版本頗多，孫氏詩中強調尋金者最後皆迷路，埋金位置始終無法確知，海盜藏金故事因而遂更加撲朔迷離，留給後人無限遐想空間。

六、台灣勝景古蹟 美不勝收

孫氏在台行跡，大抵以南台灣為主，最北不遠於彰化境內，就〈〈赤嵌集〉〉卷一諸詩所述，其巡視地區包括三林、茄留社、茅港、諸羅、他里霧、西螺、二林、馬芝麟社、大武郡、茄冬社、鐵線橋及安平等地²⁷，其寫景詩以描寫台灣南部風景為主。孫氏摹寫台灣山水之美，其詩風具有幾項特點：(一)、善

²⁴ 另范咸〈〈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則曰：「龍涎香傳為鯨魚精液泡，水面凝為涎，能止心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

²⁵ 有關鄭成功出生傳說，與大魚相關者，如〈鄭事紀略〉言鄭氏誕生前一日，早晨海上出現長數十尺鯨鯢，聞雞鳴而消失，百姓以為是妖怪，當晚鄭成功即降世。又〈赤崁筆談〉謂鄭成功舉兵反清，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識者曰：此東海長鯨也。另〈台灣外紀〉言成功據金廈，人問其屬何星宿，有黃巖寺禪師曰：東海長鯨也。

²⁶ 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項所錄。

²⁷ 「三林」在今彰化縣境；「茄留社」為「目加溜灣社」之簡稱，在今台南縣安定鄉安定、安西、安加等村；「茅港」在今台南縣下營鄉；「諸羅」在今嘉義縣境；「他里霧」在今雲林縣斗南鎮境；「二林」在今彰化二林鎮境；「馬芝麟社」在今彰化縣秀水鄉；「大武郡」在今彰化社頭鄉；「茄冬社」在今台南縣後壁鄉；「鐵線橋」在今台南縣新營市。可見孫元衡足跡主要在彰化以南之台灣南部。

用古體長詩呈現天然景色之壯闊美感。(二)、對山光水色之描述籠統概括，僅捕捉其約略神韻，流露其朦朧夢幻之意境。(三)、融情入景，欣賞島國風光之餘，常伴隨揮之不去之鄉愁旅思。(四)、寫台灣古蹟美景，加入鄉土關懷。茲分項加以說明如下：

(一)、以夕照美景為例，其詩註曰：「臺郡東面皆山，不見初日，頽陽如烽燧遞出，夜深方隱，奇觀也」。換言之，因中央山脈組絕，台灣西部難見日出景緻，但海岸線甚長，可飽覽夕日餘暉美景。其〈日入行〉一詩，共五十句，為七言古體長詩，以晦澀詞藻、神話典故及誇張筆觸，娓娓道盡台海落日之壯觀景象，可謂氣勢磅礴，瑰麗雄奇。其次，如〈颶風歌〉、〈海吼吟〉諸詩，寫颶風有吞吐八荒、驚心動魄之姿；寫海吼有驚濤裂岸、震耳欲聾之勢，皆體現島國奇險風光，可謂擲地有聲，無怪乎連橫〈〈台灣詩乘〉〉讚曰：「其〈颶風歌〉、〈海吼吟〉、〈日入行〉諸作，健筆凌空，蜚聲海上，足為台灣生色」。

(二)、古人嘗云：「江山與詩人相為對待者也，江山不遇詩人，則巉岩淵淪，天地縱然與以壯觀，終莫能昭著於天下古人之心目。詩人不遇江山，則雖有靈秀之心，俊偉之筆，而孑然獨處，寂無見聞，何由激發心胸，一吐其堆阜灑翰之氣？」²⁸。孫氏一生遭逢奇遇，得緣遠宦台灣，是不幸亦是大幸，台灣山水寬闊詩人視野，詩人妙筆使台灣山水增色生輝，所摹寫台灣之朦朧夢幻之美，為山水詩歌另闢新境。

試觀〈〈赤嵌集〉〉諸寫景詩，如「亂若春燈速度螢，坐看光怪滿滄溟。天風吹卻半邊月，波水杳然無數星」、「日沒雲流天地斷，山窮水弱歲時深」(寫懷)、「暮雨過時叢嶼黑，春潮到處曉天青」(即事)、「露濃疑宿雨，沙暖出疏煙。蠻嶂光侵海，驟潮聲在天」(野望)、「路拂平沙黃霧息，池生新水碧痕灣。天教不負飄零眼，洗出瀛南萬點山」(視事三林出門輒雨)、「白海照層峰，舒光二千里；蜃氣化秋雲，青霄澹如綺」(山行書所見有感)、「秋陰近午喜妍如，綠野空明霽色多」(西螺北行)、「秋心遠水清於夢，野興孤雲澹欲仙。客裡逢迎隨耳目，城中氣味異山川」(題諸羅縣館室)、「出門塵事少，原野自逍遙。魚躍池還靜，鶯啼花更嬌」(郊外)、「山中漸長魚苗水，溪上新開龍爪花。拂地榕鬚遮戶竹，黃鸝應戀野人家」(暮春郊行，率爾有作)---等，所寫景象千變萬化，或海波夜光；或霧樹雲山；或宿雨潮聲；或南瀛勝境；或層峰疊翠；或綠野霽色；或城中氣味；或魚躍鶯啼；或山野農家，有時物我相融，有時冷眼靜觀，寫景時不詳細鋪陳，只作簡要籠統概述，台灣山水卻因而更顯其如夢似幻。

(三)、孫氏台灣之行，雖意外飽覽島國風光，但遊子思鄉，眷戀故土，此乃人情之常，異鄉景物固然可以暫時自我麻痺，卻也成為鄉愁的最佳催化劑，「見景傷情」式的寫景詩，也其詩作特色之一。關於此類詩歌，可舉數例說明。(1)、「他鄉莫遠望，獨立況黃昏。落日鎔天海，歸舟刺鳥臺。鷓鴣無緩剪，魚虎不空翻。此際忘機者，心情孰與論」(晚眺)。本詩寫黃昏落日海邊景象，歸舟、飛鳥與魚躍之趣使人忘機，但強調「他鄉莫遠望」，思鄉之情孰與述說？(2)、「天然景物正紛紜，瘴雨才過又夕曛。月渚寒山沉白浪，風林東筍入青雲。巢居泛宅成佳趣，荷鍤施罟自有群。心憶江鄉無別事，千峰飛雪酒微醺」(題海邊村落)。本詩寫雨後海邊村落景致，美景在前，卻「心憶江鄉」，思戀中原故土。(3)、「過海重行五百里，到山更上一層臺。地留歸路還非客，秋在中原不用哀。霜葉似花何處有，瘴雲潑墨幾時開？固應未落詩人手，判卻鴻荒待後來」(大武郡登高)。詩人為奇花異樹及飄渺勝景所吸引，但感慨渡海遠行，身世

²⁸ 語出清沈德潛〈〈芳莊思緒〉〉，見吳玲瑛〈〈孫元衡及其「赤嵌集」研究〉〉一文所引，政大中文所碩士學位班論文，2002，頁70。

飄零，秋日登高，不免哀感。(4)、「春臺花滿赤嵌邊，萬里流光海市妍。魚鳥之間遊化國，圖經以外問桑田。波吞廣漠原無地，帆飽曾颺欲上天。自識浮蹤真在夢，煙中著腳鏡中旋」(春興)。本詩寫赤嵌城附近萬里流光、煙波浩淼之勝，惟景色雖美，卻總覺夢幻不真實，心中興起揚帆歸去之思。

其次，於傳統佳節所作之「寫景詩」，其鄉愁更見濃烈，如「天下何爭半日停，暫將蟹室作郵亭。霧沉秋瘴曉風毒，雨過海灘雲氣腥。萬里浪邊來視事，一條沙外去揚舲。重陽節近休回首，那得登臺醉不醒」(三林海上即事)。本詩寫作者巡視三林所見美景，但重陽佳節將近，往日親朋相聚之歡愉，令人不堪回首，故想登高飲酒，一醉銷憂。又如〈中秋夜對月〉、〈重陽日小憩茄冬社〉、〈秋日偶感〉、〈端午〉諸詩，於寫景同時，更流露出「佳節倍思親」之鄉愁。

(四)、明鄭治台期間，在東都承天府留下不少寺院園林，孫氏曾遊歷數處，並以詩歌紀其事，地點包括水仙院、法華寺、海會寺及羨子園林等，其〈野宿水仙院〉詩曰：「古廟孤村外，陰森竹樹聯。排空成翠幄，流響作山泉。藥院潛遺老，滄湄奉水仙。繩狀宜借我，慣著冷入眠」。詩中寫孤村古廟，竹樹陰森，山泉流響。據〈〈台灣府志〉〉所載：「水仙宮，在西定巷口，開闢後商旅全建，壯麗異常，一在安平鎮渡口」。水仙院是否為水仙宮待考，且水仙宮建於康熙四十二年，詩中言其為「古廟」，似有不符。遊法華寺則詩曰：「綠野軒車得偶亭，滄溟蹤跡幾浮萍。香飄古寺曇花見，秋到閒園蝶夢醒。自有醉翁能載酒，不妨喜雨更名亭。應芟惡竹斜添檻，收取岡山百丈青」。詩題：「澄庵宋明府於法華寺左新構草亭落成，立秋二日，陪濟庵寅長、偕亦遠張明府閒集其上」。法華寺原為明末遺老李茂春之園林²⁹，取莊周曉夢迷蝴蝶之意，取名「夢蝶園」，入清後改建為佛寺，為台南府城之古刹名寺。

至於海會寺，其詩題：「陪憲副王公、總戎張公偕諸僚友往觀禾稼，歸途讌集海會寺，抵暮而返」。其詩之一曰：「回轡入禪林，停輿就夕陰。餓鷗鳴斗酒，飛騎致庖禽。布席山門敞，行廚竹徑深。雙榕亂黃鳥，鐘磬會清音」。詩中描寫讌集海會寺盛況，兼述寺院景致。按海會寺原為鄭氏北園別館，清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等改建為佛寺，又名開元寺。另有〈閒遊羨子園林〉詩，寫園林秋色，詩曰：「杪秋似初夏，和風正輕靡。從遊四五人，出郭二三里。細路入幽篁，平沙渡寒沚。羨木行行直，崇岡面面起。故葉凝冬青，新枝垂暮紫---」，據〈〈台灣府志〉〉所載，羨林在寧南坊，為明鄭勇衛黃安故宅園林，入清後改為施襄壯侯祠，旋廢棄荒蕪。

〈〈赤嵌集〉〉詩中所記之古蹟，或已淹沒不存，或者存留至今，成為台灣重要文化資產³⁰。孫氏之寫景詩，豐富台灣古蹟之內涵，使其更具人文價值。

七、台灣原住民俗 新奇怪殊

原住民包括高山及平埔兩大族，清代各稱為「生番」與「熟番」，其生活習俗與漢人迥異。有關「番民」之風俗，如〈東番記〉、〈番社采風圖考〉、〈裨海紀遊〉及諸方志「番俗」項皆有論及。孫氏〈〈赤嵌

²⁹ 據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諸老列傳」載：李茂春，字正青，福建龍溪人，明隆武二年舉孝廉，性恬淡，風骨神秀，明永曆十八年渡台，卜居府城永康里，築草廬曰「夢蝶」，諮議參軍陳永華為記，手植梅竹，日誦佛經自娛，人稱李菩薩，卒葬新昌里。按李茂春古墓位於台南機場舊址，因建機場，其墓已遭毀。

³⁰ 開元寺位於今台南市北區北園街 89 號，為國家二級古蹟；法華寺位於今台南市中區法華街 100 號，為

集》則以〈裸人叢笑篇〉敘述最詳，為十五首連章雜言古體長詩，入微刻畫清初原住民生活面貌，王漁洋讚為：「可作裸人風土記，自為一書，與溪蠻叢笑並傳」。另〈野望〉、〈西螺北行〉、〈春興〉及〈秋日雜詩〉諸詩亦間或提及，經整理歸納，共有十餘項。

(一)、髮型髮飾：番婦以草束髮，束單髻時，外觀似犀牛或獨角獸；束雙髻時，則像山羊角，頭部更以花或羽毛作裝飾。其詩曰：「衛鬢縵靡草，巖髻如植竿。獨竦兕廬立，兩岐羴角端。不簪亦不弁，雜卉翼以翰」(裸人叢笑篇之二)。

(二)、項飾服飾：原住民之服飾搶眼突兀，包括頭髮、衣服、頸項及臂腕等處，皆施以華麗裝飾，故〈〈諸羅縣志〉〉「服飾」篇載：「男女喜以瑪瑙珠及各色贗珠、文貝、螺殼、紅毛錢為飾，各貫而加諸項，纍纍若瓔珞」。孫氏觀察番民布裙無裙摺，垂直而下為圓桶，服色尚黑，且脖子裝飾相當顯眼，故以詩描述曰：「短布無長縫，尚玄戒施縞。桶裙本陋制，不異蠻狃狔」(裸人叢笑篇之六)。「瓔珞項披。蠢然身首犁鄙尸」(裸人叢笑篇之八)。

(三)、穿耳：又稱「貫耳」，為原住民男子英雄氣概之象徵，其喜大耳垂肩，以博取異性之歡，初以竹節鑽耳，隨年齡漸長而改換較大竹筒。詩曰：「鑿困貫竹皮，括輪象日月兮衛其身，圓景雙擔色若銀。我聞無腸之東聶耳國，趨走捧持猶捧珍」(裸人叢笑篇之三)。原註曰：「蕃有造大耳者，幼鑽困，實以竹筒，自少至壯，漸大如盤，污以土粉」。「困」為積穀之圓倉，「聶耳國」為〈〈山海經、海外北經〉〉之神話，孫氏對番民之穿耳習俗，語帶嘲諷。

(四)、束腰：束腰目的在保持身材纖細，以便奔馳打獵時，能靈活快速且機動。其作法為「從髻齡便令箍腹。以細竹編如籬，闊有咫，長與腰齊，圍繞束之」。〈裸人叢笑篇之四〉則曰：「織竹為箻，約束肚腸。行奔登躍，食少力強。蜂壺猿臂，逐鹿踰岡，將刀斷之，挽手上堂」。原註曰：「稚蕃利走，身乃倒懸，以竹為箻，束腰使細，至婚時斷去」。其於原住民束腰原因、作法、效果等，可謂詳敘殆盡。

(五)、黑齒鑿齒：「黑齒」是將牙齒染黑以求其美觀，「鑿齒」則是男女結婚時，各敲掉二顆牙齒互贈，為原住民頗怪異之習俗。詩曰：「齒耳夫何以皓為？又奚取於漬汁而漆頤？」。註曰：「雕題黑齒，非生而黑也，取草實染成，能除穢惡」。換言之，審美觀不同，齒白為美非唯一標準，因可去穢惡，故以齒黑為美。又「狃蠻鑿齒喪其親，爾蠻鑿齒媾其姻」(裸人叢笑篇之六)。強調台灣原住民風俗與內地少數民族不同，其「結婚鑿二齒以定終身」、「女有夫，斷其旁二齒，以別處子」³¹、「男女各折去上齒二，以相遺，取其痛癢相關之意」³²。如此奇風異俗，難怪孫氏會有「嗟余慣睹殊方俗」之嘆。

(六)、文身：即刺青是也。原住民「以針刺膚，漬以墨汁，使膚完全合，變身青紋，有如花草錦繡及台閣之狀」³³。刺青時頗痛楚，甚至有生命危險，但番俗以裸體為飾，為勇者象徵，女性因此願求婚媾，故成為習尚。〈裸人叢笑篇之八〉詩曰：「繡肌雕腋，勇者是儀。龜文蟬翼，蒙表貫肢。背屏鵬鵠，胸獐豹螭」。形容全身刺青，各種精美鳥獸圖案佈滿身體四肢，如此可被社中推為「雄長」。

(七)、馘首：原住民有獵人頭習俗，常於林木聚茂處殺人，割截頭顱，剝去皮肉，飾之以金，懸列戶

國家三級古蹟。兩寺內保存古碑、古匾等文物頗多。

³¹ 語見周鍾瑄〈〈諸羅縣志〉〉第二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55。

³² 語見六居魯〈〈番社采風圖考〉〉，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9。

³³ 語見六居魯〈〈番社采風圖考〉〉，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8-9。

內，誇示其眾，以數多者為英勇。孫氏詩曰：「挾火麒麟颯，摧雲傀儡鋒」(秋日雜詩之五)。原註曰：「傀儡山時有雲氣，其蕃成群，見人則戮」。又詩曰：「虎山可深入，傀儡難暫逢。不競人肉競人首，殲首委肉於豺獾。驚禽飛，駭獸走，腰下血模糊，諸蕃起相壽」。傀儡山即屏東大武山³⁴，詩中寫山中「傀儡番」獵人首，人肉則餵食山豬，其狀極恐怖。

(八)、獵鹿：鹿為原住民重要經濟來源，捕鹿曰「出草」，捕時集眾人各持器械，並帶獵犬追逐，常用方法是放火焚燒驅趕，鹿群驚火奔散，形成「蕃荒逃火鹿」之景象，又逐鹿時，視箭先及者，得鹿而不爭，所謂「即鹿群看箭」(秋日雜詩之八)是也。獵鹿所得，幾乎全繳交社商，以充當餉稅，僅得蹄腸一飽而已。又取鹿脂用以塗抹，謂可避穢又可禦風雨。

(九)、不知年歲：土番不記年歲，髮白而知老，平時以花開而知年歲之更迭。番社周圍常滿栽荊桐花，形成「葉葉荊桐燃，分廨圍叢竹」(野望)之景象。荊桐花顏色鮮紅，據傳若葉先萌長而後花開，則為來年五穀豐收徵兆，若當年不開花，表示將有災難發生，原住民則以荊桐花開作為紀年憑據，所謂「改歲待花開」(秋日雜詩之八)即是此意。

(十)、咀釀：番民性嗜飲酒，其釀酒方法頗為原始，以唾液發酵原理為之，主要材料為秠米，釀造方式在〈裸人叢笑篇之十五〉詩中有清楚描述，其曰：「群嚼玉英粲，醞醪為氤氳，屏五齊三事而狄康不聞。準身準口量餘粟，一榼一瓢萬事足。蚩蚩者無懷古氏，白刃酣交醒殼觥」。原註曰：「蕃嗜飲，通計所食之餘，悉以釀酒。其釀法則聚男婦嚼米，納器為之，亦一奇也」。其具體作法，周鍾瑄〈〈諸羅縣志〉〉有完整說明，其曰：「搗米成粉，番女嚼米置地，越宿以為麴，調粉以釀，沃以水，色白，曰姑待酒」。又〈秋日雜詩〉二十首之八有「唱歌爭款客，喚取女郎回」之句，原註曰：「力田藉婦，遇過客則喚婦侑酒，共唱彝歌，客醉乃喜」。番婦對過客之熱情款待，至醉方休，咀釀之酒，客人似毫不在乎。

(十一)、鳥占：孫氏〈春興〉詩有「林下學占爭喚鳥」一句，其加註曰：「蕃人聞鳥語而知吉凶」。原住民有聽鳥聲以定吉凶之習俗，如「將捕鹿，先聽鳥音，占吉凶。鳥色白，尾長，即華雀也」、「占鳥音吉，然後男女偕往插種」、「築舍亦自有法。初卜鳥音以擇日」³⁵。可見「鳥占」與原民生活息息相關，也凸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場景。

(十二)、重女：原住民為母系社會，重女輕男，家業由女性繼承，生男入贅於妻家，故「生女謂之『有賺』，則喜。生男出贅，謂之『無賺』。」，孫元衡從漢人觀點出發，謂「不顧邪娘回面哭，生男贅夫老而獨。但知生女耀門楣，高者為山下者谷」(裸人叢笑篇之七)。原註曰：「俗以婿為嗣，置所生不問」。由於族群不同，性別觀念有異，故番民無姓氏，與漢人迥異。

(十三)、走差：番民因自幼膾腹，身材體態輕盈，故奔騰跳躍，健走疾行，清時官府僱為「走差」，用以傳遞公文，孫氏〈旅宿對月有懷〉詩曰：「千聲動壑差蕃疾」。加註曰：「蕃人輪充郵遞繫鈴鐸而走，曰差蕃」。其走差時，腕帶鐵釧，手背繫銅瓦，狀如新荷葉，名「薩鼓宜」，展足疾走之時，鳴聲如小鐘，遠聞數里外，故有「競誇麻達好腰圍，健足凌空捷似飛。薩鼓鏗鏘聲近遠，輕塵一道走差歸」³⁶貼切描述。

³⁴ 高拱乾〈〈臺灣府志〉〉第二冊卷之一「封域」曰：「治之東其山之最聳者曰傀儡山，在縣東，其土番性極頑悍」。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418。

³⁵ 見六居魯〈〈番社采風圖考〉〉，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2-4、144。

³⁶ 「麻達」指原住民未婚青年，其健走善行，故官府聘以「走差」傳遞公事，本詩為巡台御史張湄所寫。

(十四)、賤老：番民厭棄年老之人，孫氏〈秋日雜詩〉二十首之八有「蠻村渾賤翁」之句，其加註曰：「蕃人貴力食，老則安坐待哺，然每遭凌賤，化之不俊」。又〈裸人叢笑篇之十〉曰：「爾之生也，懸刀代孤；爾之壯也，畜犬爲徒。柔筌以臥肉以脯，縱橫猛氣凌股虞；---功多齒鈍棄匪辜，日暮纍纍噪路隅」。詩中敘述一原住民英雄年老見棄之哀，原爲狩獵高手，當血氣衰鈍之時，因對族群貢獻減少，故遭輕賤。孫氏且認爲番民桀驁不馴，難以教化。此爲主觀觀察，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弊³⁷。

(十五)、浴兒：原住民相信溪水可治病強身，孕婦分娩後，攜嬰兒一同至溪邊浸洗，又堅信溪水有神奇力量，故生病時亦浴於溪中。而溪水有療效，據傳係三寶太監鄭和置藥水中之故，孫氏〈裸人叢笑篇之十二〉詩曰：「崩泉下澗三尺波，女兒沒水如群鵝。中官投藥山之河，至今仙氣留雲窩。生男洗滌意非它，無癩無靡無沉痾。他日縱浪有勳業，爲鯨爲鯉爲蛟鼉」。原註曰：「明太監王三保出使西洋，到赤嵌汲水，投御藥於澗水中；至今蕃俗生兒即入水洗，謂有仙氣」。

(十六)、喪俗：孫氏所寫之原住民喪俗頗奇特，其詩曰：「鼉鼓轟林人野哭，舉屍斫炙拂以傲燠。蠅蚋不敢侵，螻蟻漫相逐；埋骨無期雨頹屋，安置鬼牛與鬼鹿。鬼殘日夜傷幽獨」(裸人叢笑篇之十三)。原註曰：「蕃死，鳴鼓而哭，火炙令乾，露置屋中，屋傾而後掩所遺，皆稱鬼物，無敢取者；號其婦爲鬼殘，眾共棄之」。由上述所知，番民死亡時，親友敲鼓號泣，將屍體置地，四周焚燒烈火，將死屍烘乾，放置屋內，並不入棺，待屋毀再建新屋時，將屋基挖深，並將屍體埋入，新屋蓋於其上，若無新建，則一直不埋葬，最後可能腐爛，歸於塵土。若夫先死，則婦稱「鬼殘」，爲眾人所棄，無法改嫁。

(十七)、婚俗：原住民婚配極爲自由，其求愛方式係男女互以鼻簫口琴調情，若情投意合，則相偕成婚。孫氏〈裸人叢笑篇之七〉詩曰：「管承鼻息颺簫音，筠亞齒隙調琴心。女兒告別椰子林，雄鳴雌和終凡禽」。原註曰：「女長構屋獨居，以鼻簫、口琴男女互相調和，久而意偕，乃告諸父母」。至於結婚儀式，則「以紗帕青紅布爲聘」、「女父母具牲醪會諸親以贅焉」³⁸，換言之，是男方嫁入女家，婚嫁前女方先至男家灑掃三日，此後男歸女家同耕並作，稱爲「牽手」，若夫妻反目離異，可各再「牽手」另覓新歡。

八、台灣漢人生活 豐富多樣

台灣經荷據、明鄭及清初，移居漢人已有一定數量，成爲島上最大族群，其生活文化面貌，既有地域創新特性，也有襲自原鄉的傳統性，孫氏將在台漢人生活觀察融入詩篇，反映康熙年間漢人社會面向，其內容約有下列幾項：

(一)、台灣物產豐饒，土地肥沃，米糧充足，民風競奢尚侈。孫氏曾村居二十餘日，見農民衣食不類農家氣味，心中感慨，因作〈雜詩〉曰：「鮮新薄葵藿，腐朽珍魚蝦。家貧食三韭，鮭菜寧不嘉。綺羅朝入市，負載夜還家。青錢隨手給，實儉名則奢。螳臂與雞肋，大言相矜誇。天時亦云異，臘月薦王瓜。草木不經霜，往往見浮花。因之識民氣，順應無所嗟」。詩中敘述農民飲食華奢，衣著綺麗，出手闊綽，

另今台南縣佳里鎮北頭洋一地發現「飛番」墓，據傳爲平埔族程天與父子墓，其人健足如飛，曾蒙雍正皇帝召見，賜名「飛番」，以示榮耀。

³⁷ 如周鍾瑄〈〈諸羅縣志〉〉第二冊載：原住民「途次相遇，少者側立，先問訊長者，俯以俟；長者既過，乃移足」。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64。但縣志所述，也可能是番民漸受漢化結果。

³⁸ 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四風俗二「番社風俗」。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2099。

競誇靡侈，全無農家純樸味道。又〈田家〉詩曰：「餘糧文蘋好，朱履荷長鑱」。原註：「台俗尚奢，有衣羅衣、著朱履而耘田者」。農夫生性純樸保守，竟穿羅衣、著朱履去種田，則其他市井百姓之奢侈，可想而知。

(二)、台灣因屬移民社會，渡台漢人與海上惡劣環境拼搏，多半具有勇猛激進之人格特質，且其中不乏亡命剽悍之徒；另移墾過程中利益衝突，族群間時有齟齬，故好勇鬥狠之風熾盛。孫氏形容作姦犯科惡徒是「結茆避風雨，竄伏良非難」、「貪饕佃甫田，食粒不輸官」、「散若蜂蠆毒，聚如蚯蚓蟠」、「聽言領其頤，胡越於肺肝」、「睡皆在俄頃，猶能爲鬼彈」(村居雜詩之一)。意謂此類狂徒嘯聚無常，在台灣社會苟營竄伏，其人性情兇悍，貪圖口腹之欲，視官府爲無物，又口蜜腹劍，表裡不一，瞬間可反目成仇。另詩曰：「銷兵厲海禁，兩廩無一釜。邇乃逢寬政，鋤犁滿場圃。頗聞好事人，煨爲劍與斧。抒悃三十年，餘風猶好武。願學一人敵，日中庭上。」(村居雜詩之二)---詩中寫台人好武成風，清廷有所顧忌，故曾實施「鐵禁」，卻仍難擋私下鑄造劍斧之好鬥者，可見當時台灣鬥狠尚武風氣之盛。

(三)、清初台灣漢人民居之營造，常就地取材，主要建材爲茅、土塊及竹木。早期因治安不佳，故於宅第周圍種竹爲牆，作簡易防禦措施；另因島上地震颶風不斷，房舍建築低矮，屋頂則漸以瓦片覆蓋。孫氏〈刺竹〉詩曰：「潤綠編青上拂雲，下枝勾棘最紛紜。到門卻步遙成趣，未負生平愛此君」。詩中摹寫民居四周栽竹爲牆之畫面，刺竹勾刺可使盜匪到門卻步，又有視覺上綠色美感。另〈過他里霧〉二首之二曰：「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迴斜。小堂蓋瓦窗明紙，門外檳榔心作花」。他里霧即今雲林斗南地區，詩中「唐人」即指漢人，其民居周遭栽有竹林與檳榔樹，屋頂蓋瓦，牆開紙窗，體現小型聚落優雅景觀。

(四)、清初台灣內陸交通工具，以轎子、牛車、竹筏及莽葛爲主，官員除非職位很高，否則出入皆騎黃犢，或搭乘坐轎，孫元衡渡吼尾溪時即乘轎冒險橫越。莽葛即獨木舟，以孤木鏤鑿而成，乘舟者操楫擺渡，爲原住民渡水工具，漢人亦加以使用。牛車則爲最主要陸上交通工具，所謂「行遠皆用牛車」，且「連夜以行；人省永日之功，牛無酷熱之苦」³⁹。漢人以牛車載重物，習慣於夜行，因台灣氣候炎熱，夜晚清涼舒爽之故，孫氏〈曉起漫成〉詩曰：「如哀如訴車音遠，相喚相呼角語頻」。原註曰：「車輪脆薄，其音甚楚，市賈吹角，若相和然」。牛車夜行，脆薄車輪輾過塵土，車伕吆喝與市賈叫賣聲相呼應，如此清晨景象，讓內地官員耳目一新。

(五)、漢人傳統節慶，隨移民傳入台灣，並加以發揚光大。孫氏對台灣節慶民俗，有細微刻劃，其〈燈夕〉一詩，筆法誇張，詞藻隱晦艱澀，描寫元宵節爆竹喧騰、彩燈燦爛及火樹銀花場景，詩曰：「朱方元夕火山軍，戈船鐵騎屯紅雲。珠煤綴屋華豔焚，氣燄融泄輝玄纒。炎官張傘炘五燧，祝融幢旒揮垢氛」。---詩中渲染燈節歡騰氣氛，五光十色，極爲絢麗。高拱乾〈〈台灣府志〉〉卷十三〈風俗志〉載：「是夜元宵，家家門首，各懸花燈。別有善歌曲者數輩爲伍，製燈如飛蓋狀，一人持之前導，行遊市中，絲竹雜奏，謂之『鬧傘』」、「大抵數日之間，煙火花樹，在在映帶」。文中所述景況孫氏詩中描寫相近。

端午節爲傳統三大節日之一，孫氏寫台灣社會過端午情形，詩曰：「五日當庭斫綠瓜，蒲觴聊與酌流

³⁹ 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第四冊卷十二風土志「風俗」篇。台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402。

霞。香羅細葛思難到，白海清潮景未斜，粳稻垂梢同艾葉，扶桑照眼勝榴花。心知南國音書少，醉聽同帆鼓一撾」。詩中寫端午插蒲艾新禾於門首、醉聽賽龍舟鑼鼓聲，因而思念故鄉情形。據高志〈風俗志〉載：「清晨，燃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薰之，用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兼插禾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株，謂老而彌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饋遺，祀神用諸紅色物」。又五月初五日，於海口淺處以錢、布為標，舢板漁船爭相奪取，勝者鳴鑼喝采，稱為「鬥龍舟」，初一至初五，各寺廟及海岸船隻鳴鑼擊鼓，名為「龍船鼓」，謂主一年旺相，俗諺：「五月五，龍船鼓，滿街路」⁴⁰。換言之，康熙年間，台灣民眾已有賽龍舟習俗。

九、結語

孫氏在台三年有餘，將目見耳聞形諸詠歌，其〈〈赤嵌集〉〉卅百六十篇，文筆雄健奔放，感情真摯愷切，具高度文學價值，對台灣土地而言，其意義至少有如下數端：(一)、詩中題材豐富，除詠懷、贈答等內容外，風土類作品佔其大半，有關台灣本地之山川、河海、天候、災害、蟲魚、花木、鳥獸、農作、節慶、民居、交通、傳說、漢俗、番俗及地名等，幾乎無所不包，將康熙年間台灣社會面貌作最詳實記錄呈現，成為清初台灣的歷史見證，堪稱是一本十八世紀初期台灣百科全書。後世台灣志書中之藝文志、風土志、雜誌或物產志等，皆曾以〈〈赤嵌集〉〉作為取材來源(二)、就文學藝術而言，〈〈赤嵌集〉〉詩作用字標新立異，煉字造詞新巧，善用怪句與僻字，又長於譬喻，尤其繁複神話意象與豐富文章典故，透過長篇古體詩歌，以奇幻瑰麗文采，營造千變萬化詩境，酷似「魔幻寫實主義」⁴¹筆法。其詩頗多艱澀難懂，卻讓讀者對台灣怪奇景象更具想像空間，故〈〈四庫全書總目〉〉評其「多紀海外風土特產，頗逞才氣，而未能盡軌於詩律」。此正是孫詩特色所在。連雅堂則謂：「台灣宦遊之士，頗多能詩，而孫湘南司馬之赤嵌集為最著」。換言之，在台灣古典詩史上，孫元衡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三)、台灣是移民社會，早期先民遠離故土，渡台披荆斬棘，對原鄉故國滿懷思念，相關文學作品充滿思鄉情愁。晚近國民政府退守台灣，頗長一段時間，鄉愁文學成為台灣文學主流。孫元衡在台期間，雖留心於人情風土，但思鄉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所謂「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鄉關之思融入台灣山川景物之中，為台灣鄉愁文學添料加味。當他任期屆滿於廈門登岸時，會有「三年窮困海，瘴癘憂相磨。兩腳蹋中土，驚禽脫虞羅」(廈門登岸)之感慨，更有「鄉程六千里，計日無差訛。揮手謝大洋，日月如騰梭。心灰死欲然，腸冰就陽和」(廈門登岸)之振奮。宦台心境竟自擬如籠中鳥，每天都在計算任滿歸期，其詩集滿溢鄉愁，亦不足怪矣。

孫氏〈〈赤嵌集〉〉筆下的台灣充滿夢幻之美，但經過近三百年的物換星移，台灣已面目全非，環境生態嚴重破壞，不少鳥獸蟲魚幾近滅種，原住民幾已被同化。讀古詩可知古鑑今，透過孫元衡詩作，可找尋台灣自然與人文變遷軌跡，讓後人面對台灣土地時，有深刻關懷與反思。

⁴⁰ 有關台灣民間「扒龍船」習俗，詳見吳瀛濤〈〈臺灣民俗〉〉一書，台北眾文圖書公司，2001再版，頁14-15。

⁴¹ 所謂「魔幻寫實主義」，源於二十世紀中葉拉丁美洲，其作品特色為取材於現實生活，筆法則充滿神奇怪誕。見鄭明嫻、林耀德〈〈時代之風—當代文學入門、當代世界創作流派〉〉，台北幼獅書局，1991，頁35。

參考文獻書目

- 1、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叢第 90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1 年。
- 2、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 3、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 4、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 5、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 6、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 7、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 8、孫元衡,《〈赤嵌集〉》文叢第 10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 9、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 10、黃叔瓚,《〈台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 11、董天工,《〈台海見聞錄〉》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 12、衛惠林,《〈台灣風土志〉》,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 年。
- 13、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
- 14、吳瀛濤,《〈台灣民俗〉》,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7 年。
- 15、黃榮洛,《〈渡台悲歌〉》,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 年。
- 16、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
- 17、周滿枝,《〈清代台灣流寓詩人及其詩文研究〉》,台北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 18、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
- 19、郭安妮,《〈試論孫元衡「赤嵌集」中的草木詩〉》,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2001 年。
- 20、薛順雄,《〈從清代台灣漢語舊詩看本島漢人社會及習俗〉》,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 年。
- 21、吳玲瑛,《〈孫元衡及其「赤嵌集」研究〉》,台北政大中文研所碩士學位班論文,2002 年。